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春秋傳説彚纂卷二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陳　林

謄録監生臣張德濤

欽定春秋傳說彚纂卷二十八

乙卯十六年十年曹武九年陳哀二十三年杞文四年宋平三十年秦景三十一年楚康十四年吴餘祭二年
靈王二

二十有七年晉平十二年齊景二年衛獻三十一年蔡景四十六年鄭簡二

春

附錄左傳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

齊侯使慶封來聘

左傳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集說杜氏預曰景公即位通嗣君也　趙氏鵬飛曰齊自圍成之役讎於魯久矣今莊公見弑景公即位而修好於四鄰首命慶封以來聘焉齊魯復通自慶封之聘始故聖人書之　家氏鉉翁曰齊靈莊相繼魯受兵無寧日景公立始通好春秋書以美之　李氏廉曰齊聘魯五止於此　汪氏克寬曰自齊人媵伯姬僑如逆婦姜二國不通好者三十年今景公不事侵伐先遣貴卿聘於魯亦云賢矣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屈居勿反奐公作瑗後同　晉楚始同主盟

左傳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

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

集說杜氏預曰案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為私屬皆不與盟宋為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九國大夫　孫氏復曰隱桓之際天子失道諸侯擅權宣成之間諸侯僭命大夫專國至宋之會則又甚矣何哉自宋之會諸侯日微天下之政皆大夫專持之也故二十九年城杞三十年會澶淵昭元年會虢諸侯莫有見者此天下之政皆大夫專持之可知也　陳氏傅良曰此晉楚初同主諸夏盟也晉楚常盟矣會于瑣澤之歲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士燮會公子罷盟於宋西門之外不書猶曰特相

盟也兩國之好而非天下之大變也以諸侯分為二國之從而交相見也於是始則是南北二伯也天下之大變也　家氏鉉翁曰向戌欲弭兵嘗請命京師馳告晉楚各率其與國朝王而受命盟於王庭兵庶可弭矣今俾晉楚之從交相見而列國乃有二霸趙武向戌豈非罪人乎　汪氏克寬曰荊楚之同主夏盟皆宋為之也宋襄圖伯始進楚人于鹿上之盟既而盂之會楚書爵而與宋公竝序於諸侯之上二伯之端兆於此矣故遂有盂之執泓之敗而宋不能霸華元合晉楚之成盟于宋西門之外爭霸之業復起於此故鄢陵楚子敗績而鄭終從楚今也向戌為成使晉楚之從交相見而兩霸之勢遂成於此故于申之會晉遂退縮不復主諸侯而宋向戌且獻禮於楚子由是知荊楚之爭雄於北方皆宋為之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

左傳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

穀梁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甯喜弒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甞為大夫與之涉公事矣甯喜由君弒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

胡傳甯喜既坐弒君之罪矣不以討賊之詞何也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勸沮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集說孫氏復曰甯喜不以討賊辭書者獻公殺之不以其罪也　孫氏覺曰喜弒剽而納衎衎反國而復用之既而以其私殺之喜雖有罪而衛侯殺之不以其罪矣昔里克殺奚齊而立夷吾夷吾殺之二君之殺其大夫皆以其私里克甯喜之見殺皆不以其罪故春秋皆曰殺其大夫　家氏鉉翁曰剽篡君者也他人可殺而甯喜嘗事之以為君不得殺也故書弒以正其罪喜弒君者也他人可殺而衛獻因之以入不得殺也故稱國以殺不削其官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鱄市戀反又音專穀作專

左傳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

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太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

木門杜注晉邑穀梁傳曰織絇邯鄲則木門當在邯鄲之境

公羊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為出奔晉為殺甯喜出奔也曷為為殺甯喜出奔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為之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為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為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納

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獻公謂公子鱄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子固為我與之約矣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縶執鈇鑕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言為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於河挈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

穀梁 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約邯鄲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

胡傳 衛侯之入使鱄與甯喜約言既殺甯喜鱄病失言遂出奔晉其稱弟罪衛侯也

集說趙氏鵬飛曰鱄不曰公子而書衛侯之弟非鱄不弟衛侯不能弟也　公家氏鉉翁曰鱄始銜其君兄之命以與甯喜約固許之以專衛國之政今以其專而殺之在衛獻為食言鱄自以失信於死者逃其兄而去之夫鱄衛獻之母弟也獻非鱄不得返國今甫奠於位而不能安鱄之身獻之不友甚矣書衛侯之弟譏不友也　王氏樵曰今案書弟罪衛侯也書鱄出奔於殺大夫甯喜之後見鱄為甯喜出奔亦以罪鱄也衛侯無君兄之道殺喜不以其罪使鱄至於出奔其罪昭矣其罪鱄奈何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已雖急納其兄不思剽既立矣為復之道欲兩得而無害則何地以寘剽甯喜不願盟而願得子鮮之一言重其義也欲堅其意豈無君臣之大義可指陳以感動而乃從獻公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之云乎此信之不義言之必不可復者也而子鮮為之殺甯喜者固政由甯氏之一言也夫言必信行必果而不唯

義之所在未有不至於賊者也重於失信而不知兄弟之恩之尤重也不忍負甯氏而不知君之尤不忍離也為子鮮者初決於出以感悟獻公可也公再三止之則可止矣夫亦念國之無人公之無恒也而與太叔儀竭力以輔之勸公以立甯氏之後則亦無負於喜矣乃決於自絕止使者而盟於河終身不向衛國而坐不已甚乎

案甯喜納衎所信者鱄也衎入而殺喜鱄自以失信避兄而奔先儒多予之者獨王氏樵以為信不近義必至於敗而兄弟之恩不宜決於自絕則鱄亦不得為無過也穀梁謂與謀弑君則其說刻矣故竝存王氏樵說而刪節穀梁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傳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太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

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
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
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
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
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
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
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
盟於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
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
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
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子木又語王王曰宜晉
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
荀盈遂如楚涖盟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
西子産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
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
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

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産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賔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竝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

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

蒙門杜注宋城門

胡傳此一地也曷為再言宋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宋之盟合左師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而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列國諸侯南向而朝楚及申之會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禮宋左師鄭子產皆獻禮焉宋世子佐以後至遂辭而不見伐吳滅賴無敢違者自宋之盟始

也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貶之也

集說

劉氏敞曰此乃一事再見者前目而後凡耳何謂殆諸侯乎且石惡名惡耳行未必惡也公羊之說非也稱諸侯者常文耳不稱諸侯者變文也又豹不氏乃一事再見卒名之例不以是為恭也穀梁之說亦非也蔡許失位左氏貶之今魯欲自同人之私失位甚矣且命出季氏而曰不可違何哉左氏違命不書族之說尤非也　陳氏傅良曰自宋以來晉不專主盟矣虢之盟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至郫陵則齊主諸侯至皋鼬則魯及諸侯晉之不足以主夏盟自宋始宋之盟趙武之偷也　鄭氏玉曰溴梁之會諸侯皆在而書大夫不書諸侯之大夫宋之會諸侯不在而書諸侯之大夫蓋諸侯在會大夫盟人猶知為諸侯之大夫也故不書諸侯以罪其臣諸侯不在會而大夫盟人安知為諸侯之大夫故書諸侯以

存其君　李氏廉曰楚之爭伯常始於宋而楚之分伯亦成於宋其爭伯也圍宋盟宋矣然僖二十七年宋之盟無嫌於宋與春秋猶恕宋也至宣十五年宋楚爲平已開天下南北之變矣故以貶詞書未幾而成十二年華元克合晉楚之成於是晉楚分伯之幾啓於宋矣春秋諱而不書蓋有以也至是向戌以弭兵為名驅列國之諸侯而交見於楚廷宋其春秋之罪人歟春秋兩書宋爲地主以首禍罪宋也　汪氏克寛曰說者稱於宋弭兵蓋是時晉楚皆怠於出師是以偶有六七年之安靖然楚人衷甲茍非伯州犂之言則趙孟爲宋襄之執矣況魯師師而取鄆晉帥師而敗狄兵亦未嘗戢也楚圍既讀舊書未幾簒國大合諸侯伐吳滅賴安在其能弭兵也哉　季氏本曰豹不氏一事再見也地以宋宋亦與焉蓋向戌也向戌以晉霸無爲則宋受楚患故爲弭兵之說晉楚之從交相見焉自是諸侯南向朝楚而楚亦自主會

於申其勢益强矣　王氏樵曰鄢陵之敗鄭叛吳興楚少懦矣而悼公之亡晉亦不在諸侯故二十五年趙武告穆叔有自今以往兵其少弭之語然則合和南北以苟數年之無事晉楚之同心也吳乘其後奔命不暇楚非昔日之楚矣使誠欲刼盟豈先使晉知之蓋形我而使我懼則可以獲所求耳是以欲晉楚之從交相見則許之爭長則讓之一一不較趙武叔向如嬰兒寄玩於人之股掌乃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虛為大語耳孔子相夾谷之會以爲有文事必有武備聖人之制事待人蓋如此趙武信楚而以藩爲軍使楚乘其無備雖左還入於宋不亦晚乎

附錄左傳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无咎與東郭偃相崔氏

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於崔崔子許之偃與无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无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无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　楚薳罷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

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馬往　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

冬楚人名之遂如楚爲右尹

崔杜注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今在濟南府章丘縣西北二十五里俗呼古城

集說王氏錫爵曰春秋諸國惟楚英賢最多而爲令尹執政者皆其公族少有僨事旋即誅死所以彊大累世而威權略無下移固其君之彊明亦其傳國用人之制獨善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左傳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集說杜氏預曰周十一月今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

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之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　孔氏穎達曰此經言十二月而傳言十一月令杜以長歷推之乙亥是十一月朔非十二月也傳曰辰在申再失閏矣若是十二月當爲辰在亥以申為亥則是三失閏非再失也推歷與傳合知傳是而經誤也

二十有八年

丙辰靈王二十七年　晉平十三年齊景三年衛獻三十二年蔡景四十七年鄭簡二十一年曹武十年陳哀二十四年杞文五年宋平三十一年秦景三十二年楚康十五年吳餘祭三年

春無冰

左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愼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

集說孫氏復曰無冰時燠也　汪氏克寛曰是時襄公昏庸三家專政明年季武子取卞而襄公幾不得入其紀綱縱弛可知矣　湛氏若水曰書春無冰志災異也周之春子丑寅月也子丑之月氣方寒正鑿冰之時而乃無冰則爲災異矣

附錄左傳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於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於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北燕杜注燕國今薊縣孔疏譜云北燕姬姓名公奭之後也案薊縣遼改薊北縣又改析津縣金改大興縣今京城東偏即其地也　胡杜注歸姓之國汝陰縣西北有胡城今潁州是也

夏衛石惡出奔晉

左傳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集說季氏本曰衛侯既殺甯喜羣臣必有後言石惡用事之臣宗彊黨附尤衛侯所疑以逼而奔耳

邾子來朝

左傳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集說高氏閌曰邾自晉執其君魯取其田益微弱矣至是悼公來朝

秋八月大雩

左傳秋八月大雩旱也

集說高氏閌曰春無冰秋旱此皆人事所召而僭用大禮以祈之不亦悖乎

附錄左傳蔡侯歸自晉入於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

仲孫羯如晉

左傳孟孝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

附錄左傳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太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

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歳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太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裨竈曰今兹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歳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

集說王氏錫爵曰太叔知楚子之死以理裨竈知楚子之死以數要之有是理即有是數也

附錄左傳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於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懐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冬齊慶封來奔

左傳　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内實遷於盧蒲嫳氏易内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

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嫳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於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

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吴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於太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爲尸慶奊爲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宫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爲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内宫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内宫弗克反陳於嶽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穆子不説

使工爲之誦茅鴟亦不知旣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魚里 杜注里名當在今青州府臨淄境 嶽 杜注里名 朱方 杜注吳邑顏師古曰漢丹徒縣吳朱方也唐爲潤州治宋改軍名鎮江徽宗升軍爲府明爲鎮江府自唐迄明皆以丹徒爲附郭今仍之

集說 家氏鉉翁曰盧蒲癸王何莊公之倖臣也殺慶舍逐慶封而戮崔杼莊之弑也倖臣與之俱死者十人今爲之討賊亦倖臣也身爲國君以倖臣爲羽翼莊固可鄙矣而鄉大夫無能爲君討賊復讎者而倖臣乃能之亦鄉大夫之恥也 王氏貫道曰崔杼弑君慶封與之爲比乃乘其家亂而滅之以當國欲不亡得乎魯敢受亂是名亂也 王氏錫爵曰癸何嬖人爾區區懷其君煦育之恩謀除慶氏而同朝

之賢鄉大夫顧不聞有斂手以銜亂臣之胷者如申鮮虞所譏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獨閭丘嬰乎哉君子曰千乘之齊有二嬖人而已亦足悲夫

附録左傳　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爲忠故有寵釋盧蒲嫳於北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

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於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邶殿杜注齊別都

十有一月公如楚 諸夏之君始旅見於楚

左傳 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黄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

黄崖杜注滎陽宛陵縣西有黄水水經注黄水出泰山南黄泉流逕華城西又東南與上水合即春

秋所謂黃崖也今黃水在新鄭縣東二十里

集說陳氏傅良曰列國之君旅見於楚始於此舉魯以見其餘也　汪氏克寛曰僖十八年鄭文公始朝於楚二十二年鄭伯又如楚二十四年宋成公亦如楚自是而後鄭伯屢朝於楚而陳許諸君朝楚傳亦問見蓋至於今年而列國之諸侯旅朝於楚以事天子之禮事之矣迨昭九年而諸侯之大夫亦旅見於楚矣迄哀之四年而晉亦京師楚矣世變至是聖人蓋傷之甚矣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左傳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

集說汪氏克寛曰不書葬諸侯不會也

乙未楚子昭卒

左傳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饑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

胡傳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

齊景公葬書閏月明殺恩之非禮也

集說呂氏本中曰此明閏月之驗然不書閏者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史

策常體又有定例故不必每月發傳此范甯之說也杜預以十二月無乙未日誤孔穎達以爲甲寅乙未不得同月是皆不知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耳

附錄左傳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

丁巳景王元年二十有九年晉平十四年齊景四年衛獻三十三年蔡景四十八年鄭簡二十年曹武十一年陳哀二十五年杞文六年宋平三十二年秦景三十三年楚郟敖麇元年吳餘祭四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

左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於廟也楚人使公親禭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禭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公羊 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

穀梁 閔公也

胡傳 案左氏楚人使公親襚夏四月送楚子葬至於西門之外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以自封使公冶告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師徒以討既得之矣公曰欲而言叛秖見疏也吾不可以入矣將適諸侯有賦式微者乃歸故特於歲首朝正之時而書曰公在楚使後世臣子戴天履地視君父之危且困者必有天威不違顔咫尺食坐見於羹牆之意而不以頃刻忘也此義一行豈敢有顧其身與妻子與其家而不恤國朋附權臣以圖富貴而背其君者乎

集說 董氏仲舒曰公在楚臣子思君無一日無君之意 范氏甯曰閔公爲楚所制故存録 孔氏

穎達曰釋例曰襄二十九年春正月公在楚凡公之行始則書所如還則書公至今中復書公在楚者明國之守臣每月亦以公不朝之故告於廟也每月必告而特於正月釋之者蓋歲之正也月之正也日之正也三始之正嘉禮所重人理所以自新故特顯以通他月也 陳氏岳曰如晉而不朝正者常也故不書如楚不朝正者非常也故書 高氏閌曰公在齊晉多矣闕朝正之禮亦不少矣但書公如齊如晉而義自見也今書公在楚則聖人之旨深矣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公不篤君臣之義以奔天王之喪而以侯楚子之葬久留於楚迨夏乃歸故聖人特於朝正之時書公所在與昭公失國在乾侯同且以責季氏之無君也
金氏賢曰公羊子曰何以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穀梁子曰閔公也胡文定公曰特書所在以存君也愚謂存君也閔公也亦罪公也公何以在楚朝楚

也公在位三十年未聞有在京師者故曰亦罪公也

附錄左傳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於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於墓楚郟敖卽位王子圍爲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

夏五月公至自楚

左傳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彊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

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

集說孫氏復曰公留於楚者七月　劉氏敞曰穀梁曰喜之也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非也公如晉如齊而致者多矣又何喜乎且春秋公出不必盡致也是爲臣子或喜或不喜者耶　郜氏寶曰季氏之勢盛矣襄公之不敢歸畏武子也況昭公之於平子乎公冶有子家之節而才識弗逮

庚午衞侯衎卒

附錄左傳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

周

閽弑吳子餘祭閽音昏祭側界反

左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弑之

公羊閽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爲謂之閽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

穀梁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弑吳子餘祭仇之也

胡傳左氏以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吴子觀舟閽以刀弑之亦邇怨之失也

集說程氏迥曰謂之弑蓋其君也不曰其君賤閽也盜殺蔡侯申書殺閽書弑何也以閽食庶人在官者之禄也　家氏鉉翁曰春秋所以書言禍生於所忽也吴之諸君往往輕以蹈禍遏卒於巢餘祭死於閽僚死於專諸春秋之書良以垂戒示後焉耳

附録左傳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儀公作齊莒人下公穀有邾人

左傳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太叔與伯石往子太叔見太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太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

胡傳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

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爲次也晉主夏盟令行列國平公不能修文襄悼公之業尊奬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輕棄諸姬可謂知本乎平王唯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周人怨思焉揚之水所以降爲國風不得列於雅也城杞之役亦不待貶絶而可見矣

集說許氏翰曰齊桓城衛而諸侯歸心者桓公之志公天下也晉平城杞而人疾其役其志私也動又不時能無携乎　陳氏傅良曰合十一國諸侯之大夫而書城杞爲悼夫人也合十二國諸侯之大夫于澶淵而書宋災故爲共姬也衛甯喜弑其君孫林父以邑叛蔡世子般弑其父吳楚之大夫交聘於列國天下亦多故矣晉爲盟主而區區於宋杞是晉之已細也晉之已細而後有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侯般假討賊之義以盟諸侯如楚靈王者矣　李氏廉曰僖公爲成風伐邾而春秋不予以救患之義平公

爲悼夫人城杞而春秋不予以保小之仁則於公私之際審矣　汪氏克寬曰齊桓恤杞而城緣陵雖僭天子封國之權而得方伯救患之義事雖專而心則公也故春秋書曰諸侯城緣陵略諸侯而不序且不曰城杞而曰城緣陵所以隱其專也晉平治杞而城之以大夫合天下之衆而修其私親之城郭初非救災恤患之舉心既私而事亦悖矣故春秋列序十有一國之大夫而曰城杞所以著其失也

案晉平以母家之私煩諸侯以城杞伯業所由隳也晉女叔及鄭衛之大夫皆譏之故經書城杞以示貶穀梁以爲變之正者非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傳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

為一耦公臣公巫名伯仲顔莊叔為一耦鄫鼓父黨叔為一耦

集說高氏閌曰謝城杞且使我歸杞田也　李氏廉曰觀拜城杞之使即私情之不足以令諸侯可知矣

杞子來盟

左傳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

夫人而焉用老臣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

揚杜注屬平陽郡

集說高氏閌曰晉使魯歸前所侵杞田故書杞子來盟於士鞅來聘之下　家氏鉉翁曰杞入春秋爵屢升降姑闕疑　李氏廉曰此非前定之盟亦非因朝而盟蓋晉之治杞田非出於公義魯之歸杞田未必出於誠心故杞子親來以要結之耳　汪氏克寛曰杞自莊二十七年稱伯至僖二十三年二十七年兩稱子自後竝稱伯惟此年來盟稱子厥後終春秋稱伯

吴子使札來聘吴始聘始君臣竝見吴

左傳吴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

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愼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

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於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

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孫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邶孔氏穎達曰自紂城而北謂之邶今邶城在衛輝府東北　鄘孔氏穎達曰自紂城而南謂之鄘今鄘城在新鄉縣西　豳杜注周之舊國在新平漆縣東北鄭氏詩譜云豳屬扶風栒邑案漆縣今邠州栒邑今三水邠州東北有豳亭豳谷三水有豳城皆是也　鄶杜注在滎陽密縣東北今密縣

東北五十里有鄫城

集説杜氏預曰吴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　孔氏穎達曰上云閽弑吴子此言吴子使聘傳曰其出聘也通嗣君也不知通誰嗣也賈逵服虔皆以爲夷末新即位使來通聘案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文九年毛伯來求金竝不言王使傳皆云王未葬也是知先君未葬嗣君不得命臣此與閽弑吴子文不隔月吴魯相去經塗至遠豈以君死之月即命臣乎而得書吴子使也且傳稱季札至魯徧觀周樂至感聞鐘聲譏孫文子云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自請觀樂譏人聽樂曠世大賢豈當若是故杜以爲通嗣君通餘祭嗣也二十五年過爲巢牛臣所殺餘祭嗣立至此始使札通上國吴子未死之前命札出使既遣札聘而後身死札以六月到魯未及聞

喪故每事皆行吉禮也經傳皆無札至之月知以六月到者以城杞在五月之下城杞既訖乃有士鞅來聘杞子來盟若共在月中則不容此事下文有秋知札以六月至也札去之後吴使告喪告以五月被弑故追書在聘上耳札賓公子不書公子者其禮未同於上國故史不書氏以札是卿故書其名耳　孫氏復曰吴成六年伐郯始見於經稱吴襄五年會于戚稱人今使札來聘稱子者與其慕義來聘進之也先書閽弑吴子餘祭而後言吴子使札來聘者吴子使札來聘未至於魯而吴子遇弑故先書閽弑吴子餘祭也吴子既弑而札至於魯故後書吴子使札來聘

黄氏仲炎曰胡氏謂季札遜國事聖人不取故於春秋書吴子使札來聘無異於楚椒蓋以不稱氏族為貶也不知春秋之紀事皆為戒而已矣不以稱氏族為褒亦不以不稱氏族為貶也遜國之事自是季札之善聘魯之役自是吴子之謀二者不相關也聖

人豈得因其聘魯而致不足於其遜國也哉　季氏本曰胡傳謂因其辭國生亂而貶之夫札之辭國在聘魯二十九年之後而貶之於二十九年之前無乃加非其罪歟　王氏樵曰今案有太王之父季歷之弟文王之子則泰伯當讓季歷當受此所謂聖達節也若季札則亦當守節耳壽夢之欲立季札與諸樊之舍子而立弟約以次傳必及季子蓋聞其先太王泰伯之事慕而欲效之者而不知其時義之非宜而徒啟後日之爭也假令夷昧也死季子不度而即之吳國其靖乎彼僚與光何人哉僚固不悍於襲光固不憚於弒徒以季子之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二子故二子佯讓之以爲名而內不失其有國之實豈誠心死於先君之命而季子立則無辭者邪立長正也立少非正也壽夢過中而反謂季子之過中乎立子正也傳弟非正也諸君之輕死爲勇飲食必祝爲過中而反謂季子之過中乎且春秋襃貶各當其事

札辭國乃後日事而逆於來聘貶之乎　姚氏舜牧曰此條本與楚子使椒來聘秦伯使術來聘同讀春秋者先看當日所使聘者何事其所以使聘者何心然後看所使聘者何人如此條所書要見當時晉楚交主夏盟晉楚之從者交相見也而一不及吳且二十四年楚子伐吳二十五年吳子伐楚為楚所戕以是吳子使札來聘致其殷勤此雖為國結援然能以禮來亦有可取故春秋進而稱子若楚之子秦之伯焉其稱札也亦若楚之椒秦之術焉此蓋以使事論而非以人品論也正意在吳子使聘上撇去正意獨於札之一字謂來聘書名乃夫子特致其貶恐非夫子書法之旨　余氏光曰自左氏有諸樊將立季札之說而公羊遂附益之以為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以為君季子不受及致諸樊餘祭皆輕死為勇者也一則取死於伐一則見弒於閽而國威不振者終二君之世要其行事似非知禮義者所為未必肯讓札也

況又不能正終必非先有遺命其次傳及弟蓋餘國家多難羣臣議立長君耳及夷昧初季札始用通好上國言詞有文故季札以知禮稱而溢美歸之矣夫夷昧之死札辭爲君亦或有之但久居臣位事僚終身則未見其有彊立固避之狀至僚弒國亂是時人心欲推立札如傳載光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延陵之逃實在於此是札之辭國以此而得名矣若札者卽其潔身獨善亦一清修之士也胡傳乃謂因其辭國生亂而貶之無乃加非其罪而輕於絶人與

案吳能以禮來聘春秋書子以進之札以名書當以杜注孔疏爲正非褒貶之所係也公羊以札能讓國而賢之穀梁以吳能使賢而善之皆非經旨胡傳謂札以讓國階禍聖人書名以示貶而不得比於季友叔肸之例則繫之甚矣又謂聖人於札望之深責之備夫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列國之卿大夫不乏賢者

何獨於札而望之責之乎姚氏舜牧黄氏仲炎季氏本辨之詳矣余氏光又以光弑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此爲讓國之實而公羊爲附益之說亦頗有理今故删公穀及胡傳而凡以書名爲貶者皆無取焉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北燕始見經

左傳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

穀梁其曰北燕從史文也

集說范氏甯曰南燕姞姓在鄭衛之間北燕姬姓在晉之北　楊氏士勛曰傳言從史文者以時有直言燕者故仲尼從史文也　許氏翰曰君放大夫可也臣放大夫是無君也不可以訓故以出奔書也

冬仲孫羯如晉

左傳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附錄左傳爲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十月庚寅閭丘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曽孫酀良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緜而寘旃　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晳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彊使之子晳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巳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

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矣

戊午景王二年三十年晉平十五年齊景五年衛襄公惡元年蔡景四十九年鄭簡二十三年曹武十二年陳哀二十六年杞文七年宋平三十三年秦景三十四年楚郟敖二年吳夷末元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薳于委反罷音皮公作頒後同

左傳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穆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

之匿其
情矣

集說 劉氏敞曰說者曰聘例時此月何也欲書王以
正蔡般之罪推此言也而觀之其妄可勝記乎
高氏閌曰公踰年在楚楚郟敖新即位故使薳罷
來聘以報之自文公九年至此歷七十餘年未嘗交
聘今薳罷之來蓋爲恭也自是吳楚皆不復來聘矣
張氏洽曰魯以君行而楚以大夫聘此齊桓晉文
所以行乎列國者故自宋之盟楚人行
霸主之禮非晉平趙武之責而何哉

附錄左傳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
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
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
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
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 二月癸未晉
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

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於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於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師而廢其輿尉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　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般音班

左傳蔡景侯爲大子般娶於楚通焉大子弑景侯

集說孫氏復曰稱世子以弑甚般之惡也不言其父而言其君者君之於世子有君之尊也有父之親也以般之於尊親盡矣不日者脫之劉氏敞曰穀梁曰其不日子奪父政非也向若書日者可遂云非奪父政乎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公穀伯姬上無宋字

左傳或叫於宋大廟曰譆譆出出鳥鳴於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

穀梁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

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胡傳或以為共姬女而不婦非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女德不貞婦道不明能全其節守死不回見於春秋者宋伯姬耳聖人冠以夫謚書於春秋曰葬宋共姬以著其賢行勵天下之婦道也

集說胡氏瑗曰伯姬乃婦人中之伯夷也　劉氏敞曰左氏曰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非也如共姬之守禮死義不求生以害仁亦可免矣反謂之不婦乎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共姬恒之矣所謂婦也　許氏翰曰王化始於正家春秋撥亂謹禮以宋共姬為婦道之表故詳錄焉　趙氏鵬飛曰伯姬不幸遇災保母不在不下堂而死於火嗚呼難哉君子行不貴苟難而婦人非難無以見其

節此伯姬之節所以特書於春秋也春秋之書內女者四郜杞二姬以惡紀宋二姬以賢然語其難則紀姬未若宋姬之難也故紀姬之葬以字而宋姬之葬以謚此則聖人輕重之權也　家氏鉉翁曰伯姬以成九年歸宋至是亦老矣恪守婦節以死足以風勵千古春秋是以表而出之　吳氏澂曰蓋亦罪宋之子與臣不能救其君母使之逮乎火而死也　齊氏履謙曰宋平以千乘之君而不能救其母於火共姬之婦道雖盡而宋平之於子職則虧故書公孫壽季孫行父二上卿納幣致女不謂不貴晉齊衛三國之人來媵不謂不尊葬則冠以夫謚不謂不正皆所以重錄伯姬之變深著宋平之罪　汪氏克寬曰伯姬以成九年歸於宋共公成十五年共公卒嫠居三十有四年其年蓋六十矣火延其宮必待傅姆而後避固守婦節以及於死或者云傅姆宵出必有常處伯姬守常而不知變必逮於火以是為賢則嫂溺援之

以手者非恥竊謂援溺之權乃丈夫變禮以救他人之死婦人越禮以貪生而免已之死則非義矣伯姬年蕙六十雖曰避火全生未害其貞然君子之道過乎厚小人之道過乎薄春秋賢伯姬所以著其秉節不渝庶幾風勵千古使夫不當避而避以失節於造次顛沛之際者知所警也豈曰小補之哉　王氏樵曰案列女傳宋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既嫁於共共公七年共公卒伯姬寡三十四年至景公時伯姬之宮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俱夜不下堂待傅來也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求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於火而死此視三傳尤備夫保傅不俱宵不下堂此伯姬所守之禮也豈無所見而徒守哉越義求生不如守義而死此伯姬素定於心之見也天理人欲之間在乎此而已矣死生命也禮義之閑所欲有甚於

生所惡有甚於死一下堂而此足之失不可悔也故寧守義而死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公作年夫

左傳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蔿逐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

平時杜注周邑

穀梁傳曰諸侯且不首惡況於天子乎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惟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

弟佞夫

甚之也

集說杜氏預曰稱弟以惡王殘骨肉　孔氏穎達曰傳言罪在王知稱弟以惡王也　劉氏敞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此其爲甚之奈何儋括將作亂立佞夫佞夫弗知王誅儋括也并殺佞夫非親親之道也　呂氏本中曰言殺其弟無親親之恩也　張氏洽曰王者之道親親而及天下則治有序別嫌疑以明賞罰則政有經周景王初立儋括謀亂而免佞夫不知而死所厚者薄本心亡矣所以終欲黜嫡立庶而致子朝之亂也　趙氏鵬飛曰景王以萬乘之尊而不能容一弟何以示天下宜其不能興周也生殺之柄自天王專之故入春秋未嘗書天王殺卿大夫者今內不親九族而手足不相容滅天倫矣故於此一書天王殺焉　吳氏澂曰象欲殺舜而舜封之爲諸侯仁人之於弟蓋如此儋括爲亂佞夫

實不知謀而尹劉諸人乃殺佞夫書王殺者罪王不能免其弟也

王子瑕奔晉

集說范氏甯曰不言出周無外　蘇氏轍曰佞夫無罪五臣以王故殺之而王弗察猶王殺之也故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括廖不書賤也　汪氏克寬曰瑕朝皆爲逆亂無所容身避罪逃竄非居祿位而出奔如國滅之君與在外之臣故不言出而止言奔　湛氏若水曰書王子瑕奔晉交譏之也罪瑕之逃王而王不能存之也蓋佞夫見殺瑕懼及禍而奔晉瑕自比於逆亂之黨固有罪矣景王使佞夫見殺瑕又出奔王獨無罪乎春秋書之譏及王也

附錄左傳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

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共姬上穀無宋字

左傳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

公羊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

穀梁 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卒災故隱而葬之也

集說 杜氏預曰共姬從夫謚也卿共葬事禮過厚三月而葬速 陸氏淳曰爲災而死高其志行使

卿往會所以書之　孫氏復曰共謚也內女不葬葬者皆非常也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三十年葬紀叔姬此年叔弓如宋葬共姬是也　劉氏敞曰葬宋共姬使共姬避火而全生未足以害其貞也然而不以已之可以全其生之故而違天下之常義此安乎性命者乃能之故審乎死生之度辨乎榮辱之境知禮之重重於生辱之甚甚於死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求仁得仁何以過此乎詩云彼已之子舍命不渝

家氏鉉翁曰傳謂國君之喪大夫弔卿葬夫人之喪士弔大夫葬以此命卿爲過禮蓋魯人高共姬之節其禮視舊爲優耳　陳氏宗之曰薛氏曰古者夫人無謚從夫之謚東遷之後其制隳矣共姬執禮而死宋人不敢
加非禮之謚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左傳

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産就直助彊子産曰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産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産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晳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於太宮盟國人於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於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帥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産子産曰兄弟而及

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於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於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已巳復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於子蟜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羽頡出奔晉爲任大夫雞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孫鉏爲馬師

斗城杜注鄭地今開封府陳留縣南三十五里有斗城

酸棗杜注陳留縣今開封府延津縣是縣

北十五里有古酸棗城　任杜注晉縣屬廣平郡今任縣屬直隸順德府縣東南有古任城

穀梁不言大夫惡之也

胡傳不言叛者將以滅國非直叛也若華亥之入南里宋辰之入蕭其書叛者皆據土背君以自保未有滅國之謀也不言殺其大夫者非其大夫矣討賊之詞也

集說杜氏預曰耆酒荒淫書名罪之　葉氏夢得曰良霄既自墓門之瀆入介於襄庫爲亂以伐北門子駟子帶帥國人討而殺之不書大夫位已絶矣非復大夫也曰鄭人討賊之辭也　張氏洽曰良霄之出公孫黑蓋有罪焉春秋舍公孫黑專伐之罪而罪良霄何也曰嗜酒而不恤政汰侈而好爭伯有之所爲有喪家亡身之道焉雖微公孫黑其能免于死乎既亡而不自省又入伐君而大亂其國此春秋所

以正名以討賊之辭也　家氏鉉翁曰大夫奔而復復而作亂國中如魚石欒盈及良霄春秋書之非特責亂者其君與執政之臣有以召亂焉耳

案鄭良霄出奔而君大夫國人共盟之猶魯之盟東門氏叔孫氏臧氏也其位之絶可知矣胡傳主劉氏敞說以為位未絶者誤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胡傳春秋大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況世子之於君父乎蔡景公何以獨書葬遍刺天下之諸侯也葬送之禮在春秋時視人情之疎密而為之者也有嘗同盟卒而不赴者有雖同姓赴而不會者則以哀死而致襚為輕弔生而歸賻為重必矣今蔡世子般弑其君藏在諸侯之策而往會其葬是恩義情

禮之篤於世子般不以爲賊而討之也故聖人深痛其所爲遍刺天下之諸侯也

集說　劉氏敞曰穀梁曰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卒而葬之不忍使父失民於子也非也君弒賊未討不書葬此乃春秋之常矣凡不書葬者豈失民之謂乎　家氏鉉翁曰君弒賊不討而書葬臣子親爲逆無臣子可責也　汪氏克寬曰公羊云君子辭也說者以爲弒父恥重故作諱辭夫既明書世子弒君又曰諱之可乎　湛氏若水曰書葬蔡景公使人求其所以死所以葬之故而其罪惡自見矣鄰國諸侯不討弒君之賊而乃公然會葬諸侯之罪與般均矣

附錄左傳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絶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

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傳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胡傳智者無不知當務之爲急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蔡世子般弑其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之大

夫更宋之所喪而歸其財則可謂知務乎是故諸國之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又特言會之所為以悪戒後世可謂深切著明矣

集說劉氏敞曰左氏云謀歸宋財既而無歸故不書其人非也失信者如清丘之盟直貶其人而已矣今獨舉其事又貶其人非特惡失信而已也公羊云此大事曷為使微者卿也其稱人卿不得憂諸侯也亦非也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何大事之有大夫受君命以出是諸侯耳何用必其非諸侯之命乎穀梁云善之也其曰人何也救災以衆亦非也一國失火自焚其財小事耳諸侯何至羣聚而謀之乎以此為善是春秋貴小惠而不貴道也且宋以五月失火諸侯以冬會于澶淵是可謂救災乎　朱子曰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　張氏洽曰盟會之書其故者有二

以稷考之則澶淵之所貶非爲宋財之無歸明矣

黃氏仲炎曰自晉人廢討賊之義而後楚子虔得竊是義以行之以討陳亂爲名而滅陳以討蔡亂爲名而滅蔡蓋澶淵之會爲之也 家氏鉉翁曰或謂蔡屬於楚非北方諸侯之責曰蔡諸姬也安可與荒遠小國同日語乎晉人茍能仗大義而討蔡則足以愧楚而服諸侯之心舍此不爲乃致楚虔特爲異日滅蔡之兵端晉君臣愚亦甚矣 汪氏克寬曰春秋君弑賊不討而書葬者惟蔡景公許悼公皆世子弑君然許止但不嘗藥非眞弑君者故特書葬以減其罪蔡般罪大惡極而諸侯不討故春秋書葬且貶會澶淵之大夫而書宋災故所以深著其不能討賊也

附錄左傳 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寛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

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巳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集說王氏錫爵曰爲國以禮其奚不服如以賂則鄭國褊小而族大寵多藉令不逞之輩擱然有要其上之心而相效尤以求賂焉將安取以給之其何以定之有然則子産不知爲政歟是又不然鄭國大臣不和久矣子産以子皮之讓一旦秉國之政設非相從以悅其心其誰帖然而順令者洎乎政成而大夫之忠儉者與之汰侈者斃之子産豈直賂之云乎哉故必有子産之志則可

己未景王三年三十有一年晉平十六年齊景六年衛襄二年蔡靈公般元年鄭簡二十四年曹武十三年陳哀二十七年杞文八年宋平三十四年秦景三十五年楚郟敖三年吴夷末二年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

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

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問師故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於我師工僂灑渻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出羣公子

陽州杜注魯地在東平西北蓋齊魯境上之邑也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

左傳公作楚宫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宫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宫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御人納諸其懐而從取之由是得罪

穀梁楚宫非正也

集說何氏休曰公朝楚好其宫歸而作之故名之云爾　杜氏預曰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　許氏翰曰公還自楚不能增修德政而反勤民傷財務作楚宫公之志亦荒矣其何振之有　薛氏季宣曰楚宫别宫也小寢猶非正也況别宫乎　趙氏鵬飛曰魯大夫之横起於文而成於襄非文之怠忽大夫未敢肆非襄之懦庸公室未遽弱雖大夫世禄不能免於横而上之人有以制之則亦未能專也文公怠忽不君諸大夫寖以秉國幸成公繼之粗能剛果有立大夫之權日沮公室日張矣不幸即

世襄公乳臭子嗣魯之統三家憑之會盟征伐皆出於己威令已去襄公雖壯而不能收矣　李氏廉曰襄公在位三十一年當其初立外則晉悼之伯方務綏睦親鄰內則季孫行父仲孫蔑叔孫豹皆賢大夫故魯國自事伯外皆無他虞奈何自五年季文子卒後武子繼之專權肆欲城費而私邑張作三軍而公室卑入鄆而君命不行於是諸大夫則而象之城成郛而孟氏彊矣城防而臧氏亦彊矣悼公既沒齊邾交伐魯之不振益甚蓋以兵權分於三家故也至其末年乃俯首南面而朝於楚雖晉伯之失使然而魯之人望亦泯矣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宣成以來已然而實成於襄公也李氏曰仲孫之用事者五叔孫之用事者十有四季孫之用事者十則三卿專政之形成齊人伐我者七邾人伐我者二莒人侵我者四則鄰國交爭之禍起雖享國長久倚晉爲重已階削弱之端此襄公生亂而

不悟其變也　邵氏寶曰魯襄公作楚宮而穆叔知其必死衛出公效吳言而子之知其不免妖孽見乎四體固其然哉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傳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於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禂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嫡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胡傳子般子赤弑而書卒子野過毀亦書卒何以別乎曰閔公内無所承不書即位則子般之弑可

知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則子赤之弑可知與子野異矣子野有命立昭公故穆叔雖不欲而不能止也

集說杜氏預曰不書葬未成君　孫氏復曰襄公太子未踰年之君也名者襄公未葬也不薨不地降成君也　湛氏若水曰春秋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視野之傷孝何如哉聖人書之其感深矣　王氏樵曰案居喪毀瘠不形者先王之禮也毀不滅性者先王之教也子野喪致乎哀根乎至性豈不賢哉而不能輔之以教開之以禮以保其躬使至滅性大臣之罪也

己亥仲孫羯卒羯居謁反

左傳己亥孟孝伯卒

集說汪氏克寛曰子貜嗣爲大夫是爲信子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諸侯始親來會葬

左傳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

集說劉氏敞曰諸侯之喪諸侯會之非禮也　許氏翰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滕子會葬非禮也　陳氏傅良曰改葬惠公也衛侯來會葬隱公不見春秋之初魯猶秉禮也晉景公之喪成公弔焉亦已卑矣晉於是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雖伯主未有君會葬者也葬楚康王也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於西門之外則天下諸侯有會葬於楚者矣於是滕子會葬於魯是春秋之季也會葬

猶可奔喪甚矣　家氏鉉翁曰魯君未嘗會天王之葬而滕君來會魯葬滕之來魯之受皆貶也　季氏本曰六年來朝至是又來會葬滕之事魯可謂恭矣然諸侯會葬諸侯非禮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

附錄左傳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毁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

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廏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隷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隷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隷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

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胡傳經以傳爲案傳有乖繆則信經而棄傳可也若密州之事是矣左氏稱莒子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莒子虐國人患焉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信斯言則子弑其父也而春秋有不書乎故趙匡謂其文當曰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弑之乃立而後來傳寫誤爲以字爾左氏博通諸史叙事尤詳能令後人得見本末因以求意經文可知而門弟子轉相傳受日月既久浸失本眞如書晉趙盾許世子止等事詳考傳之所載以求經之大義可也而傳不可疑如莒人弑其君密州獨依經之所言以

證傳之謬誤可也而傳不可信盡以為可疑而廢傳則無以知其事之本末盡以為可信而任傳則經之弘意大旨或泥而不通矣要在學者詳考而精擇之可也

集說陸氏淳曰左氏云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其父不當不書義同厥其之弒但恐是展輿因國人之攻弒莒子乃立傳誤以之字為以字不敢輒改其文故略其辭　劉氏敞曰左氏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如是則父有罪子得而弒之也蔡世子般弒其君固固之惡最甚矣何以亦貶乎且經曰密州傳曰買朱鉏吾誰適從哉　程子曰莒子虐國人弒之而立展輿展輿非親弒也故書國人又曰春秋傳為案經為斷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眞偽　家氏鉉翁曰左氏云書莒人之弒其君言罪之在也置其子之大惡歸過於其父春秋必不然蓋犂比公虐國人作亂而弒之展輿既廢於父而見立

於國人使展與能討賊於
既立之後庶乎可免矣

附録左傳 吳子使屈狐庸聘於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閽戕戴吳天似啟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啟季子也若天所啟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啟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勞於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

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

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産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産是以能爲鄭國

衛侯在楚北宫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

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欽定春秋傳說彚纂卷二十八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二十九

昭公

集說孔氏穎達曰魯世家昭公名裯襄公之子齊歸所生以周景王四年即位謚法威儀共明曰昭

庚申景王四年元年晉平十七年齊景七年衛襄三年蔡靈二年鄭簡二十五年曹武十四年陳哀二十八年杞文九年宋平三十五年秦景三十六年楚郟敖四年吳夷末三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繼正即位正也

集說楊氏士勛曰重發傳者嫌繼子野非正故明之家氏鉉翁曰入春秋即位以正者四君文成襄哀承國於父昭公乃子野之弟魯大夫穆叔謂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子野非嫡夫人之子不當立其娣子則襄公諸子有年長當立者季氏利昭公之幼弱而立耳隱公之立先儒以爲內無所承上不稟命故不書即位今昭公越次而立何猶書即位乎竊覵聖人之微旨蓋正季氏逐君之罪也季氏犯上作亂漸不可制昭公起而誅之事不克濟須身於外嗣子復爲賊臣所擯不得有國若不書即位無以明君臣之分正亂賊之戮故書即位爲其有討亂之心與爲大夫所立而俛首屏息受制賊臣者不同矣

此書即位之變例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

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國弱公作國酌齊惡

公作右惡罕虎公作軒虎虢公作漷穀作郭虢杜注鄭地案東虢君爲鄭所滅故爲鄭地

左傳春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

請垂櫜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于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

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胡傳 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曰公子者其本當稱者也曰弟者

因事而特稱之也所以然者諸侯非始封之君則臣諸父昆弟族人不得以屬戚君也會于虢尋宋之盟而經何以不書在宋之盟楚人先歃若曰狎主諸侯則懼晉之先也故圍請讀舊書加於牲上而晉人許之觀其事雖若楚重得志晉少懦矣然春秋不貴修盟晉人以信爲本故每書必先趙武

集說 杜氏預曰招實陳侯母弟不稱弟者義與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同今讀舊書則楚當先晉而先書趙武者亦取宋盟貴武之信故尚之也衞在陳蔡上先至於會　孔氏穎達曰八年經書陳侯之弟招故知是陳侯母弟也母弟至親異於他臣其相殺害則稱弟以示義至於嘉好之事兄弟篤睦非例所興或稱弟或稱公子仍舊史之文也八年招殺世子故稱弟以章招罪此奉使以會諸國非義例之所興舊史書爲公子而仲尼因之也　劉氏敞曰公羊曰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貶也非也公羊以母弟

稱弟故云爾不知母弟可以稱弟而不可常稱常稱皆以重書也且招之罪在殺世子偃師不在會于鄬也聖人褒貶各於其事豈有迎其未然之事探其且然之罪以爲貶哉又曰招之罪已重矣何爲復貶於此著招之有罪也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亦非也夫殺世子此招之罪也滅陳之國非招之罪也以楚討招而滅陳而遂移罪於招豈春秋之理哉　高氏閌曰此會乃楚公子圍帥諸侯之大夫尋宋之盟也宋之盟齊人不預焉今齊又從楚矣晉伯之衰可知也　家氏鉉翁曰向戌持弭兵之説趙武苟媮目前之安俾諸侯咸北面於楚庭始曰弭兵而合晉楚之成旣而楚戢兵以臨諸侯滅陳滅蔡滅賴芟夷小國憑陵北方所謂讀舊書不歃血者楚再爲長而晉不敢與爭也　李氏廉曰晉趙武爲政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止此　汪氏克寬曰宋虢之盟楚再先晉而春秋不以楚先者亦猶黃池之會吳子主會而春秋

以晉居吳之上也辰陵蜀之盟申之會楚序諸侯之上皆主盟會也孟之會楚子亞於宋公而序諸侯之上宋虢兩役楚屈建公子圍亞於晉趙武而序於諸侯大夫之上皆兩伯之辭也

三月取鄆 鄆公作運

左傳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名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

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

之二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

觀杜注今頓丘衛縣案后啓五庶分封於衛是為五觀隋置觀城縣屬魏州元屬濮州至今仍之古觀國城在縣西　扈杜注在始平鄠縣今縣北有古鄠城屬陜西西安府　姺邳杜注二國商諸侯邳今下邳縣竹書紀年商外壬元年姺人邳人叛即此　徐奄杜注二國皆嬴姓案徐偃王為周所滅後封其子宗為徐子莊二十六年三國伐徐是也成王伐淮夷遂踐奄因以封周公蓋周公已封

於武王時而成王以奄地益之也今志言曲阜舊城即古奄地或言奄城在縣東二里 濮杜注今建寧郡南有濮夷案晉建寧郡在今雲南界杜蓋極言其所至也

胡傳 不曰伐莒取鄆者乘莒亂而取邑故不悉書爲內諱也

集說 杜氏預曰不稱將帥將卑師少書取言易也 程子曰乘莒之亂而取之故隱避其辭 胡氏寧曰鄆莒邑伐國而奪其地者王法所當誅魯乘莒亂奪其邑故隱避其辭特書取鄆爾與書外事詞固異也以鄆爲國者誤矣 家氏鉉翁曰左氏以爲莒之鄆無疑不書伐莒爲魯諱亦以貶也昭公新立豈知爲此皆季氏所爲也蓋救台入鄆之時欲取而未得至是取之 季氏廉曰書伐莒是以討賊予魯也不書伐而書取則收奪而已矣 汪氏克寬曰丈十二年城諸及鄆實莒魯爭鄆之始 湛氏若水曰取

鄆之事季武子爲之也春秋直書取鄆則貪殘之心非其有而取之與其君之弱其臣之專且竝著矣

錢氏時俊曰此季孫宿伐莒取鄆則書法何以異於宣十年歸父伐邾歸父伐邾猶公命也此專取邑而已

附錄左傳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於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私於子産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

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叔孫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夭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

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

何有於諸游

雒汭杜注洛水在河南鞏縣南水曲流爲汭夏書太康五弟須于洛汭即此也水經注洛水入河之處清濁異流亦名什谷隋置洛口倉於此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鍼其廉反

左傳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於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

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

穀梁 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胡傳 書曰弟者罪秦伯也夫后子出奔其父禍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以能友責人凡父母有愛妾猶沒身敬之不衰況兄弟乎兄弟翕而后父母順矣故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

集說 劉氏敞曰公羊曰秦無大夫仕諸晉也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非也如傳所說當書曰秦伯放其弟鍼於晉今經言奔何以見秦伯仕之於晉乎所謂秦無大夫者直虛言

爾　家氏鉉翁曰以千乘之國而區區毋弟車之多伉其君鍼之汰甚矣書秦伯之弟譏秦伯亦貶鍼也其母使之奔亦智矣卒得返國由母賢爾　季氏本曰秦自文宣之世與晉相讎至襄十四年爲晉所伐閉關不出庶幾知治内矣然不能以禮親親陷弟於罪使適讎國雖鍼有以自致而景公豈爲能正其家者乎

案秦伯失親親之道四傳皆罪之而家氏鉉翁以爲兼貶鍼蓋懼選而奔非無罪也二説相兼其義乃備

附録左傳　鄭爲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於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於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産弗討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吴帥師敗狄于大鹵 鹵音魯大鹵公穀作大原 杜注大原晉陽縣

左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毁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吴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集說高氏閌曰箕與交剛之役皆晉人至是卿帥師衛皆羅狄害文十一年魯敗之于鹹成十二年晉敗之于交剛其害遂息今諸侯未受其患而荀吴敗之于大鹵大鹵即太原太原在晉之東北無乃爲晉邊鄙之患而晉敗之歟十六年吴又伐鮮虞十七年復滅陸渾之戎則吴蓋亦好武功者也於時六卿日張各立功以固其寵趙氏以盟會勝荀氏以戰伐顯則

吳之勝非晉之利荀氏之謏也　趙氏恒曰此毀車用卒之始大抵因所遇之阨而創爲制勝之略不然彼徒我車自古而然晉嘗數敗羣狄於魯亦然何至是而毀車用卒以取勝也蓋徒便侵軼車勢遲重若平原廣野以我遲重遏其奔突宜矣今所遇阨宜步而不宜車也故以什共車言以十士共一車之地而與敵鬬勇者勝故曰必克困諸阨言因其阨而困之用奇設伏智者勝故曰又克然非用卒不可也故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向者每乘三人五乘爲十五人今五人爲伍三五亦一十五也此言用卒之法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相離者布陳使相遠也司馬法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專二十九乘爲參二十五乘爲偏皆凖車數多少爲名今雖用卒猶襲車陣之名也此言布陣之法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去起呂反

左傳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於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

集說季氏本曰去疾因齊力以入國未見其能討賊也必與國人約衆許入而後爲之逐展輿耳

陳氏宗之曰案於次去疾爲長本當立者也密州舍之而立展輿既立展展輿而又廢之國人患其虐而弑之展輿因而即之國本去疾之國也故春秋正之曰莒去疾入于莒不與密州之舍去疾也不與國人之君展輿也胡傳以爲因不稟命而削其公子恐非也

莒展輿出奔吳展下公穀無輿字

胡傳展輿莒子也曷爲不稱爵爲弑君者所立既立乎其位而不能討賊則是與聞乎故也斯不可

以有國矣

集說 趙氏匡曰鄭忽曹羈未踰年出奔不稱爵言不能嗣先君也莒展雖踰年不稱爵其罪大也

劉氏敞曰莒展出奔吳莒展子也而不謂之子展失子之道也凡人之所以稱乎臣者以有君也所以稱乎子者以有父也君弑矣而臣不討賊父殺矣而子不復讎是固無臣子之理也展之見奪不亦宜乎

高氏閌曰莒人弑君諸侯不共討之是時楚人方聽莒人之訴而欲執魯大夫是不以莒人爲可討也展不稱子聖人不予其爲君也　呂氏大圭曰意者去疾繫莒則是去疾長而展輿少也去疾當立明矣然自密州既弑之後去疾即奔齊而莒人固已立展輿矣則其繫展輿以莒也亦宜　李氏廉曰此條莒去疾與齊小白之例同固無疑矣獨展輿以國氏程氏謂罪諸侯之與其立此意似晦竊意國無二君常例

也衛衎與剽莒展輿去疾皆以二君書者變例也彼突方入國糾方爭國故不得書國書子今展輿既立踰年成君矣其不書爵已足以見絶之之意若又不書莒何以見其已立乎陳佗以討賊書亦繫以國則展輿之繫國不必求他義也　季氏本曰不稱爵爲弑君者所立不以爲君也　高氏攀龍曰展輿爲以國氏明其已立也若曰是莒之展輿而非莒之君所謂與陳佗同者是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左傳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婁瞀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

大厖常儀靡杜注莒二邑當在莒州北境

穀梁疆之爲言猶竟也

集說杜氏預曰春取鄆今正其封疆　劉氏敞曰疆之者何溝封之也曷爲溝封之別乎莒也何以書譏何譏爾以亂爲利也公羊曰畏莒也非也鄆本屬莒故魯取其邑未得其地故因莒亂帥師而往分明疆土此乃欺之非畏之也且魯強莒小魯安莒亂何爲乃畏莒哉　王氏葆曰取鄆不書帥師疆田書之者以見其因莒亂出不意而取得之爲易今欲固其所得則莒人來爭必矣故遣卿帥師而疆之然魯秉周禮既因人之亂以取田又恃其師衆而疆之則先王封域不復守矣書者所以志亂也　高氏閌曰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常帥師而城之復爲莒所取今乘莒之亂而取之又帥師以疆其田必帥師者以不義得之懼不服也疆之者溝封之以別乎莒也何以書譏其乘亂牟利也　趙氏鵬飛曰魯乘莒之亂以

取其田鄆民不順也於是帥師而疆之其惡甚矣任氏公輔曰春取鄆而秋疆其田汲汲乎利其土地之甚也帥師而疆之豈獨有虞於莒乎雖鄆人亦不服所以必欲疆之也取鄆爲不善矣帥師而疆之尤爲不善也　汪氏克寬曰春秋一經書假田者一譏予之之非義也書疆田者一譏取之之非義也凡此皆聖人之特筆所以垂訓戒也

葬邾悼公

集說　高氏閌曰入春秋來邾始書葬蓋邾滕薛小國也秦遠國也皆至昭公而書葬是魯衰甚矣小國如大國遠國如近國

附錄左傳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

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

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玆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

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曠林杜注地闕　商丘杜注宋地釋例云宋商商丘三名一地梁國睢陽縣也明嘉靖二十四年置

商丘縣爲歸德府附郭今仍之 大夏杜注今晉陽縣即太原也 汾洮杜注二水名僖十六年狄侵晉涉汾即此汾也後漢志聞喜有洮水水經注涑水經聞喜縣周陽邑與洮水合今聞喜縣屬山西平陽府 沈姒蓐黄杜注四國臺駘之後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麇九倫反公穀作卷音權

左傳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犫櫟郟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於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廄尹子晳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犂於郟葬王於郟謂之郟敖使赴於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

長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楚靈王即位薳罷爲令尹薳啓彊爲大宰鄭游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

犨杜注犨縣屬南陽史記沛公與秦南陽守莊齕戰於犨東即此今河南汝寧府魯山縣東南有犨縣故城是其地　郟杜注郟縣屬襄城二世元年陳勝將鄧龍居郟即此也今屬河南汝寧府汝州

集說孔氏穎達曰傳稱縊而殺之而經書卒襄七年鄭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於諸侯而

經書爲卒知此亦以瘧疾赴故不書弑　陳氏傅良曰圍弑其君晏然赴於他國如恒辭猶鄭髠也而其臣子聽焉相與設應爲後之詞甚矣無人紀也從而書卒所以誅楚之臣子聽賊之所爲也圍之未弑也魯蔡鄭之大夫固知之矣會于申以齊慶封徇於諸侯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軍人粲然皆笑史見其事春秋著其心則後世有考矣　汪氏克寛曰楚虔之戮慶封也其臣椒舉曰無瑕者可以戮人播於諸侯焉用之則虔簒弑之跡不可掩矣　高氏攀龍曰經書楚子麇卒或曰以申之會爲諸侯諱也則弑賊不討如成宋亂宋災故聖人皆明著其罪而又何以諱爲也或曰麇以病卒實非弑也則椒舉之言慶封之對當時皆彰彰人之耳目豈其盡妄乎竊以楚國旣無齊晉之太史列國冊書皆承其僞赴謂聖人因魯史舊文其

說爲長不必更鑿也

案圍執慶封聲其弑君之罪於軍中則弑麇之跡當日必甚秘而以僞赴故魯史亦承赴而書之春秋因而不革也與髡頑之書卒同義胡傳謂圍以篡弑而主會盟故聖人憫列國之衰微懼人欲之横流而略其篡弑焉失經旨矣

楚公子比出奔晉

集說何氏休曰辟内難也　高氏閌曰靈王既殺其君之子而自立比爲右尹力不能制是以出奔春秋書之爲十三年乾谿事起也　湛氏若水曰書楚公子比出奔晉則圍篡弑之罪益着矣　季氏本曰楚麇未屬纊之前靈王奉使而比爲右尹必不推戴奉迎其兄此所以得罪而見逐也

附錄左傳十二月晉旣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於温庚戌卒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

辛酉景王五年 二年 晉平十八年齊景八年衛襄四年蔡靈三年鄭簡二十六年曹武十五年陳哀二十九年杞文十年宋平三十六年秦景三十七年楚靈王虔元年吳夷末四年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左傳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旣享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

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彊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

集說　趙氏匡曰左氏云爲政而來見禮也案霸國正卿無有適諸國告爲政之理前後爲政者多矣何不來乎　汪氏克寬曰前此晉之聘魯者九未嘗以上卿執政者將命今韓起始以去年爲政而是春即聘於魯蓋晉霸漸衰而欲以嘉好結魯也　黃氏正憲曰晉自趙武與楚狎主夏盟諸侯由此不專事晉韓起代武爲政欲致諸侯故親來聘魯起可謂有志於治者矣惜乎人心已散勢不易同而德又不足以服人卒不免於示威乎丘耳

附録左傳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爲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中都杜注晉邑在西河界休縣東南今山西汾州府平遙縣西北十二里有中都古城西南至界休五十里

夏叔弓如晉

左傳叔弓聘於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

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集說趙氏鵬飛曰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禮也韓起之來聘通嗣君也故叔弓如晉以報之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左傳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

寇將至七月壬寅繼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胡傳黑有罪而鄭人初畏其彊不之討也因其疾而幸勝之則亦云殆矣故稱國以殺累乎上也

集說劉氏敞曰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黑有罪其以累上言之何惡鄭伯也何惡乎鄭伯言不能去有罪以放乎亂也　蘇氏轍曰駟黑富而無禮襄三十年攻良霄而殺之元年與游楚爭室而逐之鄭人畏其彊不討也既又將作亂而去游氏疾作而不克子產因其疾也數其罪而殺之黑固有罪而鄭之所以誅之者亦殆矣是以稱國以殺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左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叔

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爲盟主且少姜有辭冬

十月陳無宇歸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

胡傳 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其道姦邪窺之以作止其惡四鄰視之以厚薄其情故有國者必謹於禮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國之基也禮雖自卑而尊人亦不妄悅人以自辱昭公失國出奔客死他境蓋始諸此行矣

集說 杜氏預曰致少姜之襚服 劉氏敞曰穀梁曰恥如晉故著有疾也非也但云至河乃復安知有疾哉 李氏廉曰昭公如晉九得入而欲見止者二五年十五年也至河而見卻者四此年十二年十三年二十一年也有疾而復者一二十三年也次乾侯者二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也此條如左氏說晉之

辭公未爲失也則春秋止罪公之輕動矣若胡傳無乃成少姜之爲適乎又聞義不徙而強爲非禮之行亦非也　汪氏克寛曰昭公服喪已畢當類見於天子而受命之時也嗣守社稷之重不朝於周以少姜之喪而特如晉親修士弔之事是以妾說人而取辱也晉平以閨闥之愛勤動天下之君大夫以爲嬖妾之哀榮其爲盟主抑末矣宣公如齊奔惠公之喪成公如晉奔景公之喪已爲非禮而況於弔寵妾之喪乎積習之弊至於趙文子卒鄭簡公如晉弔晉人辭之及雍乃復則不唯弔其妾而且弔其臣矣春秋書昭公適晉不至而復所以譏昭公之取辱亦以傷世道之衰也　王氏錫爵曰晉以少姜非伉儷辭公公見辭乃復未爲失禮其失在公不能守正而妄動所謂恭不近禮不能遠恥辱者公也至於季孫宿如晉蓋公既返矣猶有所未盡於心故遣宿將命以終其事焉耳此理易見公穀之說反使聖人之意晦而不

明恐皆非也

案僖公以來朝晉者屢矣夫人之喪則未嘗親造其庭也況非伉儷乎公以少姜卒而如晉晉人辭公而公乃復春秋據事直書而動不以禮自取其辱可知矣公羊以為不敢進穀梁者以為晉將執公不亦謬乎是時魯晉方睦韓起來聘叔弓報之公即位踰年未聞獲罪於晉而晉欲執公何耶

三年

壬戌 景王六年 晉平十九年 齊景九年 衛襄五年 蔡靈四年 鄭簡二十七年 曹武十六年 陳哀三十年 杞文十一年 宋平三十七年 秦景三十八年 楚靈二年 吳夷末五年

春王正月

附録左傳 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

此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丁未滕子原卒原公作泉

左傳 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

集說 孔氏穎達曰杜世族譜滕成公是文公之子

附錄左傳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

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

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勲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縣欒豹之邑也及欒

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爲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爲之請之爲其復取之之故

州田案州本周邑隱十一年王以予鄭是時又屬晉

集說 王氏錫爵曰宣子意在得州而爲豐氏請之此以與爲取之計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滕始書葬

左傳 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

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

集說杜氏預曰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　高氏閌曰與二十二年葬景王無辨矣　趙氏鵬飛曰魯未嘗會小國之葬襄公之葬滕子來會葬故魯以叔弓報會之然天王之葬魯有所不會或以微者會之今滕小國而以卿會葬何厚私情而薄王禮也厚薄之間諸侯之情見矣

附錄左傳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蠆爲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　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

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

秋小邾子來朝

左傳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集說高氏閌曰公即位之初大國來聘小國來朝非不可爲之國也而終之以流播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戒哉　季氏本曰小邾穆公雖累從晉列於諸侯而不失事大之禮本魯附庸故耳

八月大雩

左傳八月大雩旱也

集說汪氏克寛曰春秋書雩二十有一而昭公之世有七焉此年及六年八年十六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再雩是也左氏唯八年無傳餘皆云旱也於再雩則曰旱甚也亦可見災變之數見矣是年既遭旱暵未幾而連月雨雹昭公昏懦略無遇災而懼之意終及於難吁可歎哉

附録左傳齊侯田於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髪如此種種余奚能爲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髪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嫳於北燕

冬大雨雹

集說杜氏預曰記災

北燕伯欵出奔齊

左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

穀梁其曰北燕從史文也

案燕大夫相與比而殺其君之外嬖威脅其君而出之厥罪大矣左氏乃以經書出奔爲罪欵胡傳及諸儒皆主其說是何刻以繩君而緩於誅逆乎今故删而不錄

附錄左傳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齊公孫竈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二惠競

爽猶可又弱一个馬姜其危哉

癸亥景王七年

四年

晉平二十年齊景十年衛襄六年蔡靈五年鄭簡二十八年曹武十七年陳哀三十一年杞文十二年宋平三十八年秦景三十九年楚靈三年吳夷末六年

春王正月大雨雹

雹公穀作雪

左傳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

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隷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胡傳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曀霾雹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申豐者季氏之孚也不肯端言其事故暴揚於朝歸咎藏冰之失夫山谷之冰藏之也周用之也徧亦古者本末具舉爕調之一事耳謂能使四時無愆伏淒苦之變雷出不震無菑霜雹則亦誣矣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爲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雹之災也庶可禦也不然雖得藏冰之道合於豳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

集說劉氏敞曰豐言聖王在上無雹可也言雹之爲災由藏冰故非也魯雖藏川池之冰未爲不藏冰如今之天下莫有藏冰何故雹不輙降乎且豐之爲人姦佞人也黨於季氏不敢端言其罪故推雹災歸之藏冰欲以諂媚彊臣抹摋災異此與張禹谷永何異哉所以使昭公死於外者未必非此人也　高氏閌曰自去年冬至今年春正月連大雨雹故前以時紀此以月紀夫天道如此人事可知　黄氏仲炎曰季氏專國有無君之志人道乖戾干犯陰陽故冬春之間大雨雹者再時魯人申豐區區以不藏冰爲咎可謂矯誣上天矣得非有所畏而不敢正言之歟抑豈非黨附季孫故曲爲之解使其君莫之疑歟　趙氏鵬飛曰陰陽不和蔽而爲雹冬大雨雹而正月復然其陰陽之災甚矣噫安得皇極之主以叙九疇哉　熊氏過曰當雪而雹故以爲災凡陽侵陰不入爲霰陰侵陽不入爲雹

附錄左傳

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於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閒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

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産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

四岳杜注東岳岱西岳華南岳衡北岳恒　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水經注伊水歷崖口山峽也翼崖深高壁立如闕伊水經其下歷峽北流即古三塗山也在今河南河南府嵩縣　陽城杜注在陽城縣東北今河南府登封縣北三十八里俗名車嶺山是也　大室杜注在陽城縣西南戴延之曰嵩高三十六峯東曰大室西曰少室今嵩高山在登封縣北十里　荆山杜注在新城沶鄉縣南禹貢荆及衡陽惟荆州荆河惟豫州則荆山乃二州之界也今在湖廣襄陽府南漳縣西南　中南杜注在始平武功縣南亦作終南今在陜西西安府長安縣南五十里雍録終南山横亘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凡雍岐郿鄠長安萬年相去八百里連緜峙據其南者皆此一山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

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子專會諸侯始此

左傳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於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愼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産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産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産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

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墜幣焉敢謝後見徐子吴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汏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汏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汏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鈞臺杜注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金置鈞州以鈞臺得名今河南開封府禹州是也州城北關外有鈞臺遺址

景亳杜注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言亳即偃師案今河南府偃師縣南二十里有景山商頌陟彼景山即此史記正義曰湯即位徙西亳西亳即偃師景亳當主偃師爲是

孟津即

盟津也隱十一年王以盟子鄭即此　岐陽杜注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案漢之美陽在今武功縣境今岐山縣正在武功之西北彼時未有縣故岐山在其境內也後周始置岐山縣今屬陝西鳳翔府　酆宮杜注酆在始平鄠縣東括地志鄠縣東三十五里有豐宮今屬陝西西安府顏師古謂靈臺鄉在豐水上是也　塗山杜注在壽春東北水經注荆塗二山相連爲一脈禹以桐柏之流泛濫爲害鑿山爲二以通之今山在鳳陽府懷遠縣東南八里

胡傳弒君之賊在春秋時有臣子討之則衛人殺州吁是也有四鄰討之則蔡人殺陳佗是也臣子不能討之於內四鄰不能討之於外有與之會以定其位則齊侯及魯宣公會于平州是也有受其賂以免於討則晉侯及諸侯會于扈是也然至此極矣則未有不以爲賊而又推爲盟主相與朝事之以聽順

其所爲而不敢忤者也故申之會在會諸侯皆王法之所當斥也

集說　范氏甯曰楚靈王始會諸侯也　程子曰晉平公不在諸侯楚於是彊爲霸者之事　蘇氏轍曰平公始衰齊靈公莊公背之平公屢合諸侯以討焉襄二十五年齊莊公死齊與晉平晉侯自是不復出與會盟其大夫趙武爲政諸侯少安然而晉日益衰政在六卿故楚靈王合諸侯于申而晉不敢爭楚自是益肆於北方　高氏閌曰春秋以來蔡常在陳衛上莊十六年後以服屬於楚未嘗先陳衛今楚大合諸侯故復居陳上　陳氏傅良曰楚初專合諸侯也齊桓卒楚宋嘗爭長矣敗于城濮楚師不出者八年晉志不在諸侯而後楚莊盟于辰陵以莊王之賢從之者陳鄭焉耳申之會合十有二國楚之得志於諸侯未有盛於此時者也　家氏鉉翁曰宋之盟虢之會晉楚同之猶以紊內外之辨春秋譏焉今楚虔

新立逞其狂悖從晉人求諸侯晉之君臣輕以許之楚遂合十有二國而爲此會會盟之一大變也

楚人執徐子

集說楊氏士勛曰不言歸者蓋在會而執尋亦釋之故不言所歸也　劉氏敞曰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爲非伯討奈何楚人讎吳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而執之非道也　高氏閌曰執之非道也蓋欲效桓文之舉以示威諸侯爾　趙氏鵬飛曰楚子將以諸侯伐吳徐旣聽於會矣而楚疑徐子出於吳而執之此豈霸討哉故稱人以執也　季氏本曰徐服楚已久此則謂其不能閉道爲貳已耳觀史記載季札北使過徐可知其通上國必由徐矣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左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

集說杜氏預曰因申會以伐吳不言諸侯者鄭徐滕小邾宋不在故也　高氏閌曰諸侯畏楚之彊守宋之盟而從之然猶不能致魯衛曹薛邾杞至伐吳之役則北方之諸侯皆去唯屬楚者從之爾人心之嚮背可知也

執齊慶封殺之

左傳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

諸侯王使
速殺之

公羊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爲齊誅也其爲齊誅柰何慶封之罪脅齊君而亂齊國也

穀梁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爲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凡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歟

集說陸氏淳曰趙氏云弑君之臣天下共棄殺之是也故繫之齊焉此言慶封時已非齊臣夫子以其與弑君之賊所當討故繫之於齊明示其當死之義也　陳氏傅良曰此執有罪曷爲不再言楚子不

予楚以討齊慶封之辭也猶曰諸侯執之焉耳　張氏洽曰春秋書殺他國大夫之法有二凡有罪而當誅者曰某人殺某若楚人殺陳夏徵舒是也無罪而不服者則書執而殺之若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是也慶封有與弑其君之罪楚子殺之宜也不曰殺齊慶封而曰執齊慶封殺之者楚靈有諸己而非諸人是以慶封不服而春秋亦不得純以討賊之法書之也　家氏鉉翁曰始向戌合晉楚之成曰以弭兵也楚虔既得諸侯遂動兵伐吳晉之爲政者略無所問春秋聯書會盟伐國哀晉之失霸也或曰殺慶封非討有罪乎曰楚虔賊之未討者也春秋之義不以亂治亂也　汪氏克寬曰執宋公而不書楚執分其惡於諸侯也討齊慶封而不書楚討移其善於諸侯也若曰不使楚虔得以竊討賊之名也

案慶封弒君之賊法所當討故書執書殺明其罪之可殺也楚圍身為弒逆懷惡而討故不書楚子所以別於殺徵舒也公穀以不書伐防伐鍾離為不與專封則失之矣旣書伐吳則慶封所受之邑亦何必更言伐乎

遂滅賴賴公穀作厲

左傳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名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穀梁 遂繼事也

集說 趙氏鵬飛曰嗚呼楚一出而伐吳執殺慶封滅賴一至此哉晉平嗣霸偷安苟且坐視而不救天下何賴彼蓋以晉楚交好為利吾竊以為害矣家氏鉉翁曰遂滅賴著楚之暴也齊桓侵蔡遂伐楚遂事之正也楚虔怙其彊橫劫諸侯而滅無罪之國書遂遂所以誅也遂之為義要當隨事以求經意執一例則拘矣

九月取鄫

左傳 九月取鄫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集說 劉氏敞曰公羊曰諱滅也非也莒已滅鄫矣此又能重滅之乎公羊本謂鄫未滅故因而為之

辭耳　黄氏仲炎曰春秋國言滅邑言取鄟國也自襄六年見滅於莒遂爲莒邑至是魯乘莒亂而有之故言取也書取鄟者明魯人茍貪其土無興滅繼絶之義也

附録左傳　鄭子産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寛以告子産曰何害茍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箴尹宜咎城鍾離薳啓彊城巢然丹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

櫟杜注楚東鄙邑汝陰新蔡縣東北有櫟亭今河南汝寧府新蔡縣北二十里有野櫟店即古櫟城也若鄭之櫟邑則河南陽翟縣與此不同　麻杜注楚東鄙邑魏收志碭郡安陽縣治麻城索隱襄城縣有麻城未知孰是案今江南徐州碭山縣有安陽城即故麻城以楚之東鄙言之安陽之説爲近　夏汭杜注漢水曲入江今夏口也應劭曰夏水冬竭夏流故謂之夏荆州記夏口入江處謂之夏汭葢夏水之尾也漢末謂之夏口亦曰漢口亦曰沔口沔之下流爲漢夏水亦會三水共出此口也章懷太子曰夏口實在江北唐置鄂州而夏口之名移於江南沔水入江之口亦止謂漢口矣今在湖廣武昌府江夏縣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左傳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蕕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彊與孟盟不可叔孫為孟鐘曰爾未際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彊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

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爲曰不見旣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名仲牛許而不名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於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

庚宗杜注魯地今山東兖州府泗水縣有庚宗亭　丘蕕杜注地名

集說許氏翰曰豹卒而毁中軍則公若寄矣以是知豹之有力於公室所謂剸之無咎者歟

甲子八年景王五年晉平二十一年齊景十一年衛襄七年蔡靈六年鄭簡二十九年曹武十八年陳哀三十二年杞文十三年宋平三十九年秦景四十年楚靈四年吳夷末七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毁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毁中軍既毁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毁也故盟諸僖閎詛

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上

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爲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

大庫之庭杜注魯城內有大庭氏之虛於其上作庫孔疏炎帝號神農氏一曰大庭氏　寧風杜注齊地

胡傳案左氏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然則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於季

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於齊薨於乾侯定公無正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南蒯叛陽貨專季斯因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書曰舍中軍微詞以著其罪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初作三軍季氏盡征之竝不入公室也叔孫氏臣其子弟以一家之內有父兄子弟四品以父兄之稅入公子弟之稅入已大率半屬公半入已孟氏則於子弟中取其半或取子或取弟大率三分歸公一分入已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公室已卑矣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而隨時獻公公室彌卑矣初云作三軍今不云舍三軍者初作時三家各毁其乘足成三軍今此唯舍中軍之衆屬上下二軍季氏因叔孫家禍退之使同孟孫獨取其半爲專已甚又擇取善者是專之極故傳言擇二以見之 杜氏諤曰魯之軍法或作或舍皆出於季氏而游亂舊制安可謂

復古復正乎作與舍其實皆譏　高氏閌曰自是公
室有貢而已無復有民矣　張氏洽曰季宿自承行
父爲政卽城費以保障私家爲竊兵權之計自作三
軍之初叔孫豹已知其必改而以盟詛要之今叔孫
死未期年而改更前制蔑公室以歸私家利昭公之
猶有童心而穆叔既卒魯遂無人春秋舍中軍之書
殆著堅冰之已成也　家氏鉉翁曰前作三軍者非
公作也三家之作也此言舍中軍者非公舍也三家
舍也作之非公舍之又非公國人盡屬於三家公室
其貧乎當是時諸侯大夫狂恣犯上未有若季氏之
甚者使非家臣内叛有以制其簒弑之肘則田常所
爲不在齊而在魯禍不止於乾侯之出也又曰舍中
軍非復爲二軍乃析三軍爲四季氏有其二孟叔各
有其一而孟則羯亡貜始立叔則豹卒婼未安於位
皆惟季氏所欲爲書作於前書舍於後變更軍制之
罪見矣左傳卑公室也得書法之旨　汪氏克寛曰

襄二十九年享范獻子公臣不能具三耦則公室已無民矣今季孫復舍中軍以國民四分之而已取其半非獨欲弱公室亦欲乘叔孫婼之未定其位弱仲叔二家而彊已也經書舍中軍而不言其故至十年伐莒列書三卿此事以觀而罪自見矣公羊以為復古穀梁以為復正非也荀曰後此不立三卿不設三軍則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及哀二年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何以三卿並將而三軍並出耶荀悅云春秋之義舍中軍則善之皆惑於公穀之說而未之考也　嚴氏啓隆曰問季欲弱二氏何不直去二氏曰勢不可也魯之立國與齊晉異晉之爭政者八卿也故首去郤次去欒次去范中行次去知而後成其為韓趙魏齊之爭政者二相也故杼與厚爭而殺厚封與杼爭而殺杼陳鮑與欒高爭而去欒高陳與鮑爭而去鮑魯三家如鼎足不可以驟革故叔雖奔魯人仍立其子穀僑如雖奔魯

人仍立其弟豹一旦斥逐國之人必有譁然其不協者矣故季之僅出於弱非謀之迂勢不可也世言季氏弱公宜降於篡國一等而不知誅其意乃與弒君者無輕重之異誅亂討賊宿其可以末減哉

楚殺其大夫屈申

左傳 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爲莫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於氾勞屈生於菟氏晉侯送女於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於邢丘

氾杜注鄭地僖二十四年王適鄭處於氾卽此菟氏杜注鄭地寰宇記菟氏城在開封府尉氏縣西北四十里

集說 劉氏敞曰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屈申之累上奈何楚人讎吳而疑屈申謂屈申貳於吳

也而殺之然則屈申之罪何屈申之爲人臣也君弑則不能討國亂則不能去北面而事寇讎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蘇氏轍曰稱國以殺言無罪也　季氏本曰案左氏楚子以其貳於吳殺之然非其罪故不去其大夫

公如晉

左傳　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

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集說汪氏克寛曰昭公如晉凡七至晉而見止者一及河而不至者五惟此年得善往返然以莒人之愬幾不免於辱蓋昭公習於威儀之節而不知禮之本是以晉平雖稱其善於禮猶欲止而討之也

附錄左傳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閽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

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頫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

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爲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圉辭不敢見禮也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

索氏杜注河南成臯縣東有大索城今滎陽東北三十里有京城大索城在京城西二十里其東北四十里爲小索城　圉杜注鄭地漢置圉縣後魏曰圉城縣周顯德三年征淮南駐師於圉城鎭即此今在杞縣南五十里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防杜注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今平昌故城

在安丘縣西南六十里　茲杜注姑幕縣東北有茲亭今山東青州府諸城縣西北有姑幕故城茲亭在其境

左傳　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

公羊　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

穀梁　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以大及小也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來也以地來則何以書也重地也

胡傳　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於史策微也牟夷莒大夫曷爲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奔是接我以利而我入其利而識之也爲國以義不以利如以利

則上下交征而國必危矣為巳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春秋於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爲後戒也邑而言及者公羊所謂不以私邑累公邑是也

集說許氏翰曰鄉會虢方盟而伐莒取鄆公如晉未返而受莒牟婁及防兹惡季氏之專也　家氏鉉翁曰庶其牟夷邾莒之盜也季孫宿魯之盜也襄二十一年公如晉庶其以地來奔季氏納之今公如晉在行牟夷復以地來奔季氏又納之季氏乘魯君之出招納邾莒之叛人叛邑以爲巳之私有不曰魯之内盜可乎襄公如楚還及方城季孫宿取卞使人以告公懼不敢入幾欲適諸侯今公在晉而宿所爲復爾蓋置其君於陷穽罟擭之地將使晉人執之而巳得以遂其竊國之計意如逐君之謀實兆於宿矣　汪氏克寬曰三叛之受皆非魯君之意黑肱之來乃昭公巳孫定公未立之時蓋水流濕火就燥季孫

有叛君之心是以納叛人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左傳莒人愬於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

集說汪氏克寛曰歷三時乃得歸書至危之也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扶粉反公作濆穀作賁　蚡泉杜注魯地

左傳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集說劉氏敞曰公羊曰濆泉者直泉也非也此地名爾豈謂戰而泉湧乎戰而泉湧固當舉戰地於

上而後書曰有濆泉不得引濆泉以爲戰地也　高氏閌曰書敗莒師䢴魯之勝乃所以罪之也　鄭氏玉曰晉人方以納牟夷之故欲止公而叔弓又敗莒師不顧霸討以成君禍比事而觀罪可知矣

秦伯卒

集說　家氏鉉翁曰史失其名春秋因之非貶也　湛氏若水曰來赴故書之其不名者赴之略故史書之略耳是無關於竊取之義　馬公羊以爲匿嫡之名非矣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越始見經

左傳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薳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於瑣聞吳師出薳啓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馹至於羅汭吳子使

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薳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於巢薳啓彊待命於雩婁禮也

項杜注楚地當在今江南壽州霍丘縣東　鵲岸杜注盧江舒縣有鵲尾渚今江南太平府繁昌縣西南大江中有鵲洲蓋自銅陵鵲頭山至三山爲鵲尾故江曰鵲江岸曰鵲岸　南懷汝清杜注皆楚界應在今江淮間　坻箕之山今江南無爲州巢縣南三十七里有踟蹰山輿地志以爲即坻箕山也

集說蘇氏轍曰越於是始見而與徐稱人何也不可云沈子徐越伐吳故也猶戚之會吳以鄫故稱人也　趙氏鵬飛曰吳自襄十四年至是凡四受楚兵其間惟吳過伐楚而卒於道實未有以報楚也而楚兵無歲不行於吳境吳非怯也養鋒戢銳以坐敵楚師故栢舉之役一戰及郢楚幾不祀用是知僚與闔閭非怯乎楚其爲謀深矣若楚靈者其亦暴而無策歟若夫越初見於經而書人便文爾與戚之會吳

人鄶人同非襄貶　家氏鉉翁曰胡文定以爲楚伐吳執齊慶封殺之討罪也吳不當報楚於是復爲此役師出有名愚以爲未然楚虔弒之罪未討乃云爲齊討賊春秋不以亂治亂以賊治賊也　李氏廉曰此爲楚通越制吳之始昭三十二年書吳伐越定五年書於越入吳十四年書於越敗吳于檇李哀元年吳夫差敗越于夫椒句踐行成既歸國十年生聚十年敎訓至黃池之後又書於越入吳至哀二十年而越滅吳矣越惟此條書人　季氏本曰吳自襄十四年至是四受楚兵養銳既久而州來之滅長岸雞父之兵漸奮起焉至於柏舉一戰及郢矣然則以兵侮人豈非自侮耶

案伐吳之役胡傳以爲善楚而進越不知楚虔身負大惡王法所不宥也而恃彊逞暴合諸侯以爲修怨之師何善之有焉越從楚以伐吳是甘爲虔賊役也聖人亦何爲而進之乎此說之不可通者也

附錄左傳秦后子復歸於秦景公卒故也

乙丑景王九年六年晉平二十二年齊景十二年衛襄八年蔡靈七年鄭簡三十年曹武十九年陳哀三十三年杞文十四年宋平四十年秦哀公元年楚靈五年吳夷末八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左傳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

集說高氏閌曰即襄二十九年所書杞子是也至是復稱伯者豈其後復振歟

葬秦景公秦始書葬

左傳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

附錄左傳

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

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

夏季孫宿如晉

左傳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茍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重其好貨

集說高氏閌曰謝前年取莒牟夷叛邑蓋莒既伐魯則魯有辭是以晉受季孫之聘而不見討也

卓氏爾康曰魯受莒牟夷之奔時公在晉宿實主之及莒愬晉公幾爲晉所止以范獻子之言得歸故武

子如晉謝歸公且偵晉也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傳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於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

胡傳宋公寵信閹寺殺世適痤而父子之恩絶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

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守澄田令孜以亡唐而不知鑒覆車之轍不亦悲夫凡此類直書而義自見矣

集說許氏翰曰經書宋公殺其世子痤宋華合比出奔衛皆著寺人讒慝敗國以爲世戒而秦漢以來庸君衰季溺心嬖習遠去忠良亂亡相屬若出一軌春秋之義惡可一日而不明哉　家氏鉉翁曰伊戾與柳所以譖太子與右師皆坎用牲埋書以售其憸謀後先如出一轍而華亥之比柳與向戌之比伊戾適以相似而平公不之悟也嗟夫閹官禍人國家必外廷臣與之合而其譖乃售伊柳戌亥之事後世往往有之可不戒哉

附錄左傳六月丙戌鄭災　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

勞諸祖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蓺不抽屋不彊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爲暴主不恩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

秋九月大雩

左傳秋九月大雩旱也

楚薳罷帥師伐吳罷音皮

左傳徐儀楚聘於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吴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吴師於豫章而次於乾谿吴人敗其師於房鍾獲宫廄尹棄疾子蕩歸罪於薳洩而殺之

豫章當在江北淮水南乾谿杜注在譙國城父縣南今江南鳳陽府亳州東南有乾谿與城父村相近即漢之城父縣也房鍾杜注吴地當在今壽州蒙城縣界

集説許氏翰曰敗楚師者非薳洩也而洩伏其誅故書薳罷伐吴以正之楚再不競於吴乃移兵有事陳蔡至復伐徐而國亂矣　高氏閌曰三書伐吴者見楚終不得志於吴也　趙氏鵬飛曰楚於是伐吴者凡五

冬叔弓如楚

左傳 冬叔弓如楚聘

集說 王氏樵曰昭公内見迫於彊臣外見絶於盟主區區求附於不信之荆蠻宜其終見逐也 高氏閌曰蓋左氏以爲予敗者非也楚恃彊暴雖敗猶諱之魯豈敢予乎四年公不會申已而震楚兵威將朝楚而不能故以叔弓先聘而明年躬繼之也 張氏洽曰楚與吳讎敵之國而昭公婚吳遠楚故申之會魯不與焉今楚復伐吳其惡益遠昭公始通好於楚蓋不待薳啓疆之名已服楚而將朝之矣 趙氏鵬飛曰諸侯兩事晉楚季孫宿如晉則不得不以叔弓如楚也

齊侯伐北燕

左傳 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

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集說家氏鉉翁曰齊侯伐北燕將納其君書爵書伐師出有名也不書所以伐貶也仗義而往納賂而還是以不能成功也齊景賢君每欲有爲輒爲近倖小人所阻優游不斷以逮終老而國非其國矣

汪氏克寬曰晉人納捷菑于邾則書弗克納此不書齊侯納北燕伯弗克納者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非奉少奪長之比也但齊景受賂而退故止書伐北燕若以彊陵弱而非納燕君耳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二十九